

红尘随笔

黄晶宇

# 花开四季的日子

的风骨,英雄的气魄,这就是木棉花,这就是英雄花!

海南是花的海洋,也是花的节日。在这花开四季的日子里,让我们笑着风去,静赏一朵花的翩跹,聆听一朵花的清音。你瞧,花儿们有的花蕾满枝,有的含苞初绽,有的昂首怒放,展现其独有的风韵和美丽;你瞧,那花儿红的像火,白的似雪,黄的如金,粉的似霞……那随风起舞的花儿笑得比阳光还灿烂!在海南岛,2021年4月公布的花讯,就有40种早有的鲜花在竞相绽放——地涌金莲夺人眼球,紫花翠芦莉迎风招展,尖叶龙船花绚丽耀目,使君子盈盈欲滴,紫蝉含笑伫立无语,双色牡丹国色天香。

在海南的每一天,只要我们眼中有花,心中有爱,尽可日日赏花,天天看景,期许一场花开的绚烂,静赏一场花落的淡然,花开花落皆是诗!

岁月陪我们走过一年四季,时光陪我们度过花开花落。

那些花开里的笑声,一直响在心怀;那些花落的岁月,是我人生中难忘的珍藏!

以赏花的心情看人生,人生就是一次短暂的花开,一次百花的盛宴。

花开花落,年年依旧;云卷云舒,去意无留。曾经看花是花,如今看花是画,是画便多了几分色彩。花开花落,也看清了人生的不易。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当生命已错过花季,当青春一去不复返,我心依然年轻。芳华远去,但我依然看到你花开时那绝美无双的模样。花落虽然无法挽留,但愿那褪尽繁华的花与叶,可以在余生中闪亮回归绽放!

学会在一朵花中释然,刹那便成了永恒。

用心生活,过好生命里的每一天,将每个平凡的日子开成花,人生何处不芬芳?!

人生如花,就让那花儿永远地微笑着,在我们的生活中淡淡地绽放,彰显人生如花一样的美丽!

馨香一瓣

沈清良

里一江碧水,两岸木棉,怒放着的木棉花,一树的火红,在没有一片绿叶的衬托中,像燃烧的火焰,如画卷,如霓虹,笑傲高枝,唯花独秀,毫无掩饰,以它特有的个性,开出自己独有的风采,绽放那最灿烂的笑容。人们从木棉花海中感受到一种诗意和意外的惊喜,一种浪漫和迷人的美丽,一种热烈和激情的奔放,因此诗人赞颂“奇花烂漫半天中,天上云霞相映红。”

站在木棉树下,我仰望着它挺拔伟岸的身軀,顶天立地的姿态,我在想,一树木棉花,就是春天里绽放的火红与希望,满树的鲜红与艳丽,无不尽情地展现在天地之间,成为满目的风景。即使花儿谢了,木棉花也是整朵跌落,绝不飘飞一片花瓣,绝不枯萎,绝不褪色,保持着花开的样子,像不屈的英雄淌下的血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在琼崖纵队、红色娘子军、解放海南岛的四野烈士们倒下的这片土地上,如今满岛的木棉花如血绽放!烈士

海南岛,一个深情的名字;海南岛,一个让人心动的地方。

这里,是一个花开四季,惊艳世间的地方;这里,是一个花满枝头,百花争艳的地方;这里,是一个花开如歌,花落如画的地方。

在海南的日子里,我看到花儿们的身姿几乎无处不在。婷婷在枝头,争艳竞俏,各吐芬芳;摇摇于风中,曼舞飘香,仪态万千。花儿如云霞,五彩流光;花儿如锦缎,华丽绚烂。赏花美如斯,轻依时光,乐在心中!

在海南,花儿名气最大的要数三角梅了。三角梅,海南省的省花,是当之无愧的海南“花王”。当北方还是冰天雪地之际,海南的三角梅已繁花似锦,芬芳盛开。三角梅花是叶,叶也是花,三朵呈三角形的花瓣生长在同一枝上,开放时就像绽放的梅花般美丽,花期长达200余天,品种有100多个。

我喜爱三角梅,不但因为它美如灿烂的云霞,还因为它平凡低调于万花丛中。它不嫌土地贫瘠,包容四季,特立独行,不论是墙角还是路边,进得了公园,装得了花盆,不管生在哪儿,长在何方,都能始终热情奔放,坚韧不拔,生生不息。三角梅平时默默无闻,一到花期,突然间万紫千红,婀娜多姿,芳香四溢,尽情地装扮着天涯海角,让你惊艳到目瞪口呆。徜徉花海间,可谓花烂漫,风飘香,水清新,四季花长在,老翁一下返童真!

热烈奔放,顽强旺盛,随遇而安,朴实无华,敢向大地要生存,敢向天空争自由,敢向四周求发展,这不但是三角梅的特质,更是三角梅的品格。如今的海南,“大海的胸襟,椰树的风骨,三角梅的品格”,已成为海南人民建设自贸港,奋进新时代的精神力量!

海南一年四季花开此起彼伏,“三月来了花正红,五月来了花正开,八月来了花正香,十月来了花不败……”而春天绽放最鲜艳的就是木棉花了。海南的木棉花,昌江的最为有名,每年春节前后,这

# 一代贤母程夫人

乐。我知子心,忧我泯没。感叹折节,以至今日”,字里行间满是感激愧疚。若无程夫人,便无苏老泉,更无“三苏”传奇。

相夫且担当,教子见智慧。程夫人将仁爱、诚信、忠义的种子,悄悄种在苏轼、苏辙心中,教他们做人处世,滋养风骨,勉励二人树立“奋厉有当世志”的抱负。

她亲自担任儿女启蒙老师,“教以学问,昼夜孜孜,不仅教读书识字,吟诗作对,更注重言传身教。苏轼晚年在《东坡志林》中,多次忆起母亲的教诲,那些平凡小事如春雨润物,影响了他一生。

最动人的,是“愿为滂母”的对话。苏辙记载,苏轼十岁时,苏洵外出游学,程夫人教他读《汉书·范滂传》,读到动情处不禁叹息。范滂是东汉清官,刚正不阿、为民请命,却被诬入狱,临刑前与母诀别,范母深深大义劝他从容赴死。年幼的苏轼被触动,仰问:“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程夫人放下书卷,目光坚定:“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这句话成了苏轼一生的精神坐标。后来他任途坎坷,多次被贬,却始终坚守忠义,不阿附权贵,不随波逐流,敢于为百姓发声,心怀家国,不改初心。苏辙亦为官清廉刚正,兄弟二人同榜成名,成为文坛双星,这份风骨,皆源于程夫人的言传身教。

除了忠义,程夫人更以仁爱滋养儿女心灵。苏轼在《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中写道:“吾昔少年时,所居书室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武阳君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数年间皆巢于低枝,其馥可俯而窥也。”武阳君是程夫人的母亲,是对她一生德行的赞誉。

当年苏家庭院竹柏丛生、花鸟相依,程夫人厌恶杀生,严禁捕捉鸟雀,告诉儿女:万物有灵,众生平等,仁爱是为人之本。这份仁爱刻在苏轼心中,无论被贬何方,他都体恤民情、常怀悲悯,修苏堤、治西湖、躬耕东坡,这些政绩背后,都藏着母亲的教诲。

程夫人还教给儿女诚信之本。苏轼记载,当年她在纱线行租房时,婢女脱帛踏陷地面,发现地下大瓮,众人劝她挖掘取财,她却下令掩埋,直言非己之物不可妄取。后来苏轼在凤翔府任职,疑有古人藏物欲挖掘,被妻子王弗提醒“使吾先姑在,必不发也”,他当即羞愧止步,终身坚守“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准则。

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学有所成,携苏轼、苏辙进京赶考。彼时苏家虽富,却有数十口人需供养,父子三人离家后,家事重担全落在日渐孱弱的程夫人肩上。她日夜操劳,打理生意、牵挂亲人,日复一日、呕心沥血。

次年科举金榜,苏轼、苏辙同中进士,苏洵文章在京师广为流传,“三苏”之名轰动汴京。可这份荣光,程夫人未能见证。嘉祐二年四月初八,她在眉山家中溘然长逝,享年四十八岁,带着对父子三人的牵挂离去。四十八载光阴,她把“贤妻、良母、孝媳”的真谛,活成了千古典范。

远在京师的苏洵父子得知噩耗悲痛欲绝,星夜返乡奔丧,却未能见最后一面,这份遗憾伴随一生。苏洵将程夫人葬于老翁泉旁,写下《祭亡妻程氏文》,字字泣血:“自子之逝,内失良朋。孤居终日,有过谁箴?”他还在妻子墓穴旁凿空穴,许下死后同葬的诺言。九年后苏洵离世,苏轼、苏辙将父母合葬,了却父亲心愿。

程夫人虽未见证“三苏”荣光,却用一生付出换来了苏家辉煌。她如扎根古柏,为“三苏”遮风挡雨;又如明灯,照亮苏氏文脉前路。司马光为她撰写墓志铭,盛赞:“妇人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其家,斯已贤矣。况如夫人能开发辅导,成就其夫子,使皆以文学显重于天下,非识虑高绝,能如是乎?”

铭文中“贫不以污其夫之名,富不以为其子之累”,精准概括了她的一生:清贫不卑不亢,富裕不骄不纵,勉夫教子、坚守正道,用一生践行贤德,成就一门传奇。程夫人与孟母、岳母并列千古贤母——孟母三迁育圣贤,岳母刺字明家国,程夫人与品格育人,用温柔坚韧托举文脉,这份贤德毫不逊色,更成就一门三杰佳话。

离开三苏祠时,暮色渐浓,竹影摇曳,风里仍飘着墨香。“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的楹联愈发清晰。岷江流水,眉州清风,载着程夫人的贤名,与三苏文章流传千年。回望千年,这位眉州贤德的身影依旧温婉有力,她用四十八载光阴告诉我们:母爱可托举文脉,平凡可成就伟大,贤德可温润千年。这份温柔坚韧的力量,终将在岁月里熠熠生辉。

十二月15日那天,天还没亮全村就醒了。大队党支部和永新七年制学校的一百五十多名师生,挤在大队部的晒谷场上,为我开了一场热热闹闹的欢送会。红旗飘得哗哗地响,乡亲们的祝福一句接一句往我耳朵里钻,孩子们举着纸做的红花往我怀里塞,孩子们举着红花,滚烫的温度从手心传到心口,话到嘴边只化成了不停的点头——大山里的人不善表达,可这份滚烫的情谊,我揣了一辈子,从来没凉过。

谢仿贤

史海钩沉

暮春时节,踏访眉山三苏祠。青瓦叠翠,竹影婆娑,庭院碑刻墨香氤氲,“一门父子三词客”的荣光在春风里流淌。游人皆慕“三苏”之名而来,我却在古柏虬枝下,想起藏在文脉深处的贤母——程夫人。她未留半句诗文,却以一生温柔坚守,托举满门风雅;未跻身朝堂,却以母爱智慧,为华夏文脉添了一抹温润底气。站在三苏故居石阶上,风携岷江清润掠过耳畔,仿佛能看见千年前这位眉州贤媛,在烟火人间里,默默书写着一段不朽的贤母传奇。

程夫人(1010-1057),生于眉山名门程氏,祖上避唐末战乱入蜀,在岷江之畔扎根为当地望族。程家是宦官书香之家,祖父程仁霸清廉仁厚,父亲程文进进士及第,官至大理寺丞,清正端方,德行远播。家风浸润下,程夫人自幼自带温润底气,无豪门骄纵,多了几分沉静通透。

年少时,她饱读诗书、熟谙经史礼仪,孝恭勤俭,更随母亲习得丝帛经营、账目核算的本领——这份烟火本事,日后成了她撑起苏家的底气。史料载其“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封建时代女子中,这份通透远见格外动人。她不恋锦衣玉食,不慕富贵荣华,心中自有丘壑,早早明了品性与坚守才是立身之本。

天圣五年(1027年),十八岁的程夫人遭父母之命,嫁与十九岁的苏洵。彼时苏家虽为书香门第,却远不及程家殷富,司马光《苏主簿夫人墓志铭》中“程氏富而苏氏极贫”一语,便道尽落差。她毫无迟疑,脱下华裳换粗布,放下小姐身段,坦然走进清贫苏家,挑起操持家务、相夫教子的重担。这份不势利、不慕虚荣的胸襟,正是她贤德一生的开端。

初入苏家,苏洵母亲老年高性严,所谓“老而性严,家人过堂下,履错然有声,已畏获罪”。这般拘谨氛围里,唯有程夫人能以温柔化解严厉。她从不过顶撞避重,凡事以老人为先,悉心照料,用温婉孝顺暖化老人的心。“独夫人能顺适其志,祖姑见之必悦”,短短一语,藏着她的孝恭聪慧,也让她成为苏家最受敬重的贤媳。

若说孝顺婆婆是她的底色,勉夫发愤便是她最动人的担当。嫁入苏家时,苏洵还是放浪少年,不喜读书,偏爱纵马交友、终日无所事事。苏洵在《忆山送人》中“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十字,便勾勒出当年疏狂。苏轼、苏辙降生后,苏家生计困顿,亲戚劝她向娘家求助,程夫人断然拒绝,语气满是傲骨:“然。以我求于父母,诚无不可,万一人谓吾夫求于人,以活其妻子者,将若之何?”她懂苏洵的傲骨,不愿让他背负骂名,这份坚守,唤醒了苏洵心中的斗志。

二十七岁这年,苏洵看着操劳憔悴的妻子与嗷嗷待哺的儿女,满心愧疚地说:“吾自视,今犹可学。然家待我而生,学且废生,奈何?”他渴望求学,却放不下生计,满心纠结。程夫人连忙柔声坚定回应:“我欲言之久矣,恐使子为因我而学者!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她愿独自扛起生计,换他安心治学。

为让苏洵无后顾之忧,程夫人变卖所有陪嫁换得银两。彼时苏洵或苦读、或游学,全家生计全压在她肩上。出身名门的她毫无娇骄二气,在眉山城南纱线行租宅开布帛铺,亲自打理,凭智慧坚韧让苏家渐富,还置地修建新居——这便是后来的三苏故居,为苏洵治学、儿女读书撑起安稳天地。苏轼在《东坡志林》中忆起:“昔吾先君夫人敝宅于眉,为纱线行,寥寥数语,藏着母亲的奔波。



爱的永恒

(油画)

吴川活 作

# 永远滚烫的故乡

送我上路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两个人背着行李,从石牌村往和平公社的古底走。那一路全是山间的羊肠小道,翻过一个坳又是一道梁,整整走了四个小时。那四个小时里,他跟我说的话,我至今记在心上:到了部队要好好学习,不能给石牌村丢人,要记得咱们大山里出来的孩子,骨头硬,能吃苦。我一步一蹭着他的脚印往前走,抬头能看到他肩后被绳勒出的印子,山风掠过松涛,像一曲沉实的鼓点,为我出征壮行。

走到山口歇脚时,我回头望,石牌村藏在群山缝隙里,只看到袅袅升起炊烟,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一步迈出去,就是大半生的漂泊,可故乡从未没离开过我。它是登山时的云,是大邦河的水,是晒谷场上一百五十多颗滚烫的心,是四个小时山路上,那深深浅浅的脚印。

如今我走了万水千山,见识过平原的开阔,港口的汹涌,可每次倦了累了,总想起故乡那座三面环山的小村落。它给了我走出大山的勇气,也给了我扎根大地的底气:那片土地养出的孩子,从来都不怕山高路远,因为身后永远有故乡托着,出发时的那份热血,永远都不会凉。

故园的山还是那样青,故园的水还是那样长,而当年那个背着红花走出大山的少年,永远带着这份乡音与期许,在人生的征途上,步履不停,弦歌不辍。

岁月如歌

木子

# 海那边

柯力平

诗苑撷芳

海那边,晨光总是先于我们触到那些低矮的屋顶  
海风打转的晒鱼场  
和渔妇们浸透盐斑的胶靴  
在海那边  
其实有更缓慢的午后  
老船坞  
木麻黄连成墨绿的一堵墙  
收音机播送着听不清的潮汕预报  
海那边  
吊车在暮色里缓缓折起长颈  
一排集装箱睡在雨季的积水  
不再记得它们装过什么  
是被损坏的机械钟,还是一封寄往南方的信函

海那边,也许是另外的星期天  
收音机里的戏曲拖着尾音  
一个男孩趴在阁楼窗口  
数着进港的船  
数着  
直到把数字数成破碎的水光  
海那边  
退潮的沙滩嵌着空螺壳  
晾衣绳上  
被单褶皱里藏着一整天的海风  
和曾经被默念过的名字

深夜,海那边  
一盏忽明忽暗的灯  
拉长失眠者起身的影子  
他推开窗  
听着货运火车穿过湿地  
车轮声碾过滩涂的芦苇  
把月亮碾成一片一片  
落在海那边所有未曾说出的愿望上

海面有时会传来很远的汽笛  
这是从海那边传来的唯一的消息